全唐文紀事

全唐文紀事卷七十

原任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　實錄館提調　武英殿協修陳鴻墀纂

評騭四

與之語道理辨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爲之先後也此一章譬喻文法最奇韓文公作文千變萬化不可捉摸加雷電鬼神使人不可測其作韋侍講盛山二詩序云夫儒者之於最難苟非其自取之其拒而不受於懷也若築河隄以障屋霤其容而消之也若

水之於海冰之於夏日其玩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況一不快於考功盛山一出入息之間哉此段分明是送石處士序譬喻文法恐人識破便變化三樣句分作三段此公平生以怪怪奇奇自負其作文要使人不可測識如陳后山送參寥序云其議古今張人情貌官否言之從違詩之精粗若水赴壑阪走丸倒囊出物鸞鳥舉而風逼之也若升高視下爬痒而鑑貌也此一段文亦新奇不蹈襲只是被人看破全是學文公送石洪處士序文送石洪處士序

範

送高閑上人序此序詼詭放蕩學莊子文文雖學莊子又無一句蹈襲 文章軌範

此篇曲盡人情巧處妙處在假託他人之言辭模寫世俗之情狀熟於此必能作論 原毀 文章軌範

與韓愈論史書辯難攻擊之文要人心服子厚此書文公不復辯亦理勝也 文章軌範

晉文公守原議字字經思句句有法無一字一句懈怠此柳文得意者也 文章軌範

鴻墀謹案以上五篇皆謝枋得所題爲放膽文

聖賢立言與庸衆人異貶一人不必多言只一字一句貶之其辱不可當褒一人不必多言只一字一句褒之其榮不可當孔子褒管子只四句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孟子學孔子者也許百里奚只三句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韓文公學孔孟者也褒孟子初只兩句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終只兩句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正與孔

子竊管仲之語同與孟簡尚書書　文章軌範

楚辭文章屈原一人耳宋玉尚不得其彷彿惟文公羅池碑可以方駕文章軌範

此篇僅一百八十餘字有許多轉換往復變化議論不窮第一段說麟爲靈物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爲祥第二轉說雖有麟不知其爲麟第三轉說馬牛犬豕豺狼麋鹿吾皆知之惟麟不可知第四轉說麟既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第五轉說麟爲聖人而出聖人者必知麟既有聖人知之則麟果不爲不祥也第六轉說麟

之所以爲麟者以其爲仁獸爲靈物不必論其形第七轉說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在位之時則人謂之不祥也亦宜人能熟讀此等文字筆便圓活便能生議論獲麟解

文章軌範

柳宗元送薛存義序章法句法字法皆好轉換關鎖緊謹嚴優柔理長而味永文章軌範

鴻塀謹案以上五篇皆枋得所題爲小心文

鶡冠之僞與亢倉不同蓋賈誼鵩賦所云初非出鶡冠子後世僞鶡冠者剽誼賦中語以文飾其陋唐人不能

辯以鶡冠在誼前遂指爲誼所引河東之說極得之昌黎嚴於二氏而恕於百家凡子書若荀卿楊雄皆極褒美猶之可也甚而墨翟之邪鶡冠之瑣亦標顯其所長蓋其衷寬然長者若抉邪摘僞判別妄眞子厚之裁鑒良不可誣所論國語列禦寇晏嬰鬼谷鶡冠皆洞見肝膈厥有功斯文亦不細矣少室山房稿

退之海神廟碑猶有相如之意毛穎傳尙規子長之法子厚晉問頗得枚叔之情段太尉逸事差存孟堅之貌下此益遠矣藝苑巵言

退之誌虢州司戶韓岌墓止稱其父祖之能太學博士李千墓惟辨其服藥之誤若殿中少監馬繼祖墓則哀其四十年間哭三世耳子厚亦然祕書姜嶼墓謂其生三日即授六品官及嗜音畜妓襄陽丞趙公矜墓亦獨記其子求銘之事又溫縣主簿韓愼墓不過曰生也以其弟之恭知君之爲友沒也以其弟之戚知君之爲愛古人誌實不少假今則不然眞諛墓也（對牀夜話）

唐以詩文取士三百年中能文者不啻千餘家專其美者獨韓柳二人而已柳稍不及止又一韓能詩者亦不

啻千餘家專其美者獨李杜二人而已李頗不及止又一杜世之至寶非獨造物所愛惜而亦造物所難成嗚呼悕哉草木子

誌文云唐故昌黎韓昶字有之傳在國史生徐之符離小名曰符韓文考異符讀書城南詩樊注云符公之子又公墓誌及登科記公子曰昶登進士第在長慶四年此云符則疑爲昶之小字今證以此誌小名曰符又知符因地取名其自爲紀實益不可沒如此誌云張籍奇之爲授詩時年十餘歲日通一卷文公贈張籍詩所云

試將詩義授如以肉貫串又召令吐所記解摘了瑟僩悉與隱合當為五百家注所未及然則金石之裨益豈小補哉誌又云受詩未過兩三卷便自為詩年十二樊宗師大奇之致東野集喜符郎詩有天縱於此益徵昶不獨為孟生所奇矣而舊說謂公子不慧如李綽尚書故實及韋絢所錄劉賓客佳話錄則多忌者之誤也文出之韓君自撰其敘事簡質信不負其家學故余悉書之以示來者勿為君口實也韓昶自為墓誌　授堂金石跋

侯高字元覽上谷人少為道士學黃老練氣保形之術

居廬山號華陽居士每激發則爲文達意其高處駸駸乎有漢魏之風汴州亂兵士殺留後陸長源東取劉逸淮乃作弔汴州文投之大川以訴貞元十五年翺遇元覽於蘇州出其詞以示翺翺謂孟東野曰誠之至者必上通上帝聞之劉逸淮其將不久後數月而劉逸淮竟死其首章曰穹穹與厚厚兮烏憒子而不攄翺以爲與屈原宋玉景差相上下自東方朔嚴忌皆不及也 故處士侯君墓誌　李文公集

韓退之自薦書曰假如賢者至閣下乃一見之愚者至

不得見焉則賢者莫不至而愚者日遠矣假如愚者至閣下以千金與之賢者亦以千金與之則愚者莫不至而賢者日遠矣李翺薦所知書曰茲有二人偕來其一人賢士也其一人常常人也待之禮貌不加崇焉則賢者行賢者行常常之人日來矣況其待常常之禮貌加厚則善人何求而來哉二公均以是意設諭別白是否其理明甚非老於文筆者不及此 野客叢書

韓退之上于襄陽書曰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莫不有先達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爲之前士之能垂休光照

後世者亦莫不有後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爲之後莫爲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爲之後雖盛而不傳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須也然而千百載乃一遇焉豈上之無可援下之人無可推與何其相須之殷而相遇之疏也其故在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故高才多戚戚之窮盛位無赫赫之光是二人者之所爲皆過也未嘗干之不可謂上無其人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愈之誦此言久矣未嘗敢聞於人側聞閣下抱不世出之才云云皇甫湜上江西李大夫書

曰居蓬衣白之士所以勤身苦心矻矻皇皇出其家辭其親甘窮餓而樂離別者豈有貳事哉篤守道而求知也有位之人所以休聲茂功鑠光保大不絕勳而窮名者亦無異術焉樂育才而得人也人無所知雖賢如仲尼窮死而道屯況其下者乎未得其人雖聖如唐堯水不枷而凶未去況其下者乎故上之於人下之求知相須若此之急而相得若此之難者何也蓋以在位者居高而聽深在下者行卑而跡賤其事勢不同出處相懸故也況乎上之人負其位不肯求下之人負其才不肯

屈此其所以相須若此急相得若此之難也湜自學聖人之道誦之於口銘之於心徒恨今之人待士之分以虛華而今之士望人之分以豪末上下相鼓波流相翻是以役役栖栖猶鬱鬱而無語竊以閤下以周召之才云云二書皆用此意野客叢書

沈隱侯曰古儒士爲文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識字二也易誦讀三也邢子才曰沈隱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覺若胸臆語深以此服之杜工部作詩類多故實不似用事者是皆得作者之奧樊宗師爲文奧澁不可讀亦

自名家才不逮宗師者固不可效其體劉勰文心雕龍論之至矣向傳景文筆錄復得一篇名摘粹四十八字如辯碑刻及字音三四條皆互出前所論文見於摘粹爲文奥澁公謂才不逮者不可效其體以是知公所修唐書後學其可妄議清波雜志

竊見前進士皇甫湜年三十二學窮古訓詞秀人文脫落章句簡斥枝葉游百氏而旁覽折之以歸正囊六義以疾馳諷之以合雅荀堅其持操不恐於鼎鼐之訓修其踐立不誘於藉藉之譽孟軻黜楊墨之心揚雄尊孔

顏之志形乎既立果於將然至於用心合論操毫注簡排百氏之雜說判九流之紛蕩摘其舛駮趣於夷途徵會理軌遵訓詞波無不蹈正超常曲暢精旨謹繕其書論賦合八首用卜可否

韋處厚上宰相薦皇甫湜書

迺者某以進士較試於天子廷下是時閣下以文章論議被選爲考試官得某之卷獨以爲可冠羣進士諸公或難之而閣下爭曰此文似皇甫湜今朝廷用文取士爲朝廷得一皇甫湜豈不善也於是諸公不能奪而竟處爲第一宅日放牓士大夫籍籍皆傳道閣下之語如

此其始聞之則愧曰在韓退之門下用文章雄立於一世者獨李翺皇甫湜張籍耳然翺之文尙質而少工湜之文務竒而不肆張籍歌行乃勝於詩至於宅文不少見計亦在歌詩下使之質而工奇而肆則退之作也如某者望退之之門不知幾百千里則安敢望似皇甫湜

劉舍人書 鄖溪集

東坡謂學韓退之不至爲皇甫湜學湜不至爲孫樵朱新仲曰樵乃過湜如書何易于褒城驛壁田將軍邊事

復佛寺奏皆謹嚴得史法有補治道 困學紀聞

歐陽詹字行周泉州人初見拔於常袞後見知於退之元賓終於四門助教李貽孫序其文曰君之文周詳切於情故敘事重復宜其掌代文柄以變風雅一命而卒天其絕乎 全唐詩話

嘗撰先僕射府君神道碑及丞相文獻始興公廟碑由文得體衆筆者許之文獻始興公九齡卽公之伯祖開元中以儒學詩賦獨步一時及輔弼明皇帝號爲賢相餘慶濟美宜在於公公沿其業襲其文而不嗣其位惜哉 范陽張公墓誌銘序 白氏長慶集

馮墀　謹案張仲方唐書有傳

廬山自陶謝洎十八賢已還儒風綿綿相續不絕貞元初有符載楊衡輩隱焉亦出爲文人今其讀書屬文結草廬於巖谷間者猶一二十人即其中秀出者有彭城人劉軻軻開卷慕孟子爲人軻秉筆慕揚雄司馬遷爲文故著翼孟三卷豢龍子十卷雜文百餘篇而聖人之旨作者之風雖未臻極往往而得予佐潯陽郡三年軻每著文輒來示予予知軻志不息異日必能跨符楊而攀陶謝軻一旦盡賫所著書及所爲文訪予告行欲舉

進士寻方淪落江海不足以發軔事業又羸病無心力不能徧致書於臺省故人因援紙引筆寫胸中事授軔且曰予到長安持此札爲予謁集賢庾三十二補闕翰林杜十四拾遺金部元八員外監察牛二侍御祕書蕭正字藍田楊主簿兄弟彼七八君子皆寻文友以寻愚直嘗信其言苟於今不我欺則寻之道庶幾光明矣持此代書白氏長慶集

平園周氏曰香山詩語平易文體淸駛疑若信手而成者閒觀遺槀則竄定甚多文獻通攷

唐史稱張鷟早慧絶倫以文章瑞朝廷屬文下筆輒成入應制舉皆用科今其書傳於世者朝野僉載龍筋鳳髓判也僉載紀事皆瑣尾摘裂且多媟語百判純是當時文格全類俳體但知堆垜故事而於蔽罪議法處不能深切殆是無一篇可讀一聯可味如白樂天甲乙判則讀之愈多使人不厭聊載數端於此甲去妻後妻犯罪請用子蔭贖罪甲不許判云不安爾室盡孝猶慰母心薄送我畿贖罪寧辭子蔭縱下山之有怨曷陟屺之無情幸夫遇盜而死求殺盜者而爲之妻或責其失節

不伏判云夫讐不報未足為非婦道有虧誠宜自恥詩著靡他之誓百代可知禮垂不嫁之文一言以蔽景居喪年老毀疾或非其過禮曰哀情所鍾判云況血氣之既衰老夫耄矣縱哀情之罔極吾子忍之景妻有喪景於妻側奏樂妻責之不伏判云儀哀麻之在躬是吾憂也調絲竹以盈耳於汝安乎甲夜行所由執之辭云有公事欲早趨朝所由以犯禁不聽判云非巫馬為政焉用出以戴星同宣子俟朝胡不退而假寐乙貴達有故人至坐之堂下進以僕妾之食曰故辱而激之判云安

實敗名垂耳竟慙於劓犯感而成事張儀終謝於蘇秦

景娶妻無子父母將出之辭曰歸無所從判云雖配無生育誠合比於斷絃而歸靡適從度可同於束緼乙爲三品見本州刺史不拜或非之稱品同判云或商周不敵敢不盡禮事君今晉鄭同儕安得降階卑我若此之類不背人情合於法意援經引史比喻甚明非青錢學士所能及也元微之有百餘判亦不能工余襄公集中亦有判兩卷粲然可觀張鷟字文成史云調露中登進士第考功員外郎騫味道見所對稱天下無雙按登科

記乃上元二年去調露六歲是年進士四十五人甍名在二十九旣以爲無雙而不列高第神龍元年中才膺管樂科於九人中爲第五景雲二年中賢良方正科於二十人中爲第三所謂制舉入中甲科者亦不然也

容齋續筆

元微之作李杜優劣論謂太白不能窺杜甫之藩籬況堂奧乎唐人未嘗有此論而稹始爲之至退之云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則不復爲優劣矣洪慶善作韓文辨證著魏道輔之言謂退之

此詩爲微之作也微之雖不當自作優劣然指積爲愚兒豈退之之意乎竹坡詩話

韋綬自吏侍除宣察辟鄭處晦爲察判作謝新火狀云節及桐華恩頒銀燭綬削之曰此二句非不巧但非大臣所宜言南部新書

唐舒元輿玉筯篆志論李斯李陽冰之書其辭曰斯去千年冰生唐時冰復去矣後來者誰後千年有人誰能待之後千年無人篆止於斯於戲主人爲吾寶之王安石倉頡臺曰倉頡造書不詰自明於戲多言祇誤後生

此一銘一詩俱有不可名言之妙宜三復焉 潛邱劄記

全唐文紀事卷七十終

全唐文紀事卷七十一

原任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 實錄館提調 武英殿協修陳鴻墀纂

評隲五

圭峯禪師碑裴公美休撰幷書先是越州沙門曇彥同許詢造塔未就彥曰吾緣力未至二百年後以待裴刻石記之及裴至應期不爽遂爲建殿觀此則裴公再世皈依宿因故碑能爲其家言復無精詣何也金石史

金禮部尙書趙秉文遊草堂寺詩五首寺僧刻之石首篇云下馬來尋題壁字拂塵先讀草堂碑平生最愛圭

峯老惟有裴公無媿辭裴休定慧禪師碑　來齋金石刻考畧

元祕塔爲大達法師建裴休撰公美固是宰官禪那文於禪理無能闡發獨述其寵遇人主傾動貴衆何也金石史

鄭亞會昌一品集敘云周勃霍光雖有勳伐而不知儒術枚臯嚴忌善爲文章而不至巖廊歐陽公曰劉柳無稱於事業姚宋不見於文章其言簡而明非唐人所及也困學紀聞

鴻墀謹案陸儼山謂先有隨陸無武灌嬰無文之言

公亟稱李衛公之文謂不減燕許每讀積薪賦曰雖後來之高處必居上而先枝貞文章之精致也王氏談錄

李衛公一代偉人功業與裴晉公伯仲其會昌一品制集駢偶之中雄奇駿偉與陸宣公上下別集憶平泉五諸言諸詩較白樂天劉夢得不啻過之池北偶談

周公祠靈泉湧出大五小七凡十二處觀察崔珙奏狀勒石事在大中間石前刻奏狀中刻宣宗批答后刻珙謝表文詞婉至有盛世風唐周公祠靈泉碑 石墨鐫華

自去歲前五年執事者上言云科第之選宜與寒士凡

爲子弟議不可進熱於上耳固於上心上持下執堅如金石爲子弟者魚潛鼠遁無入仕路某竊惑之科第之設聖祖神宗所以選賢才也豈計子弟與寒士也昨獲覽三郎秀才新文凡十篇數日在手讀之不倦其旨意所尚皆本仁義而歸忠信加以辭彩遒茂皎無塵土況有誠明長厚之譽於千人中儻使前五六年得進士第今可以出入諫官御史助明天子爲治矣某因覽三郎文章不覺發憤畧言大概 上宣州高大夫書　樊川文集

杜牧之序李賀詩云騷人之苗裔又云少加以理奴僕

命騷可也牧之論太過賀詩乃李白樂府中出瑰奇譎怪則似之秀逸天縱則不及也歲寒堂詩話

梁昭明太子序陶淵明集云白璧微瑕惟在閑情一賦杜牧嘗注孫武子又作守論戰論原十六衛皆有經濟之畧故道融以此絕句少之杜牧嘗譏元白云淫詞媟語入人肌膚吾恨不在位不得以法治之而牧之詩淫媟者與元白等耳豈所謂睫在眼前猶不見乎升菴詩話

鴻遲謹案崔道融讀杜紫微集紫微才調復知兵嘗遣風雷筆下生猶有杜拋心力處多於五柳賦閑情

杜牧之作范陽盧秀才墓誌曰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蓋謂世雖農夫卒伍下至臧獲皆能言孔夫子而盧生猶不知所以甚言其不學也若曰周公孔子則失其指矣老學菴筆記

杜牧之自撰墓誌銘言注孫子推五星說相法文學之士多能如此甥裴延翰爲集序文似李翺唐之文風大振於貞元元和之時韓柳倡其端劉白繼其軌當時學者涵泳攬其英華洗濯磨淬輝光日新苟有作者皆足以拔於流俗自成一家之語延翰是已牛僧孺鎭維揚

牧之爲書記召爲侍御史僧孺以小饒邏卒報狀示之感泣大慙後爲公墓誌極稱其美報所知也密齋筆記

阿房宮賦只是篇末說秦及六國處佳若丁頭粟粒等語俳優不如井里容談

杜牧之文祖龍之呑六國沭猴之破五諸侯假對皆工亦文之一巧丹鉛續錄

予於唐文最喜杜牧牧之孫樵可之以爲在翺湜之右樊川集家有舊刻本可之集止見毛本壬申六月偶過慈仁寺得金陵舊刻有謝兆申跋云是集得之南昌宗

侯愼學攜之南北數歲矣　居易錄

右閭遷新社記唐濮陽宁撰其辭云大中十年夏六月關西公命遷社於州坤凡築四壇壇社稷其廣倍丈有五尺其高倍尺有五寸主以石壇風師廣丈有五尺高尺有五寸壇雨師廣丈而高尺云文字古雅甚可愛嗚呼唐之禮樂盛矣其遺文有足采焉州縣社稷有主見於此記蓋大中時其禮猶在也按唐書楊發自蘇州刺史爲福建觀察使至大中十二年遷嶺南節度使以歲月推之關西公者楊發也　唐閭遷新社記　集古錄

右登白樓賦令狐楚撰白樓在河中至楚子綯爲河中節度使乃刻於石綯父子爲唐顯人仍世宰相而楚尤以文章見稱世傳綯爲文喜以語簡爲工常飯僧僧判齋綯於佛前跪爐諦聽而僧倡言曰令狐綯設齋佛知蓋以此譏其好簡楚之此賦文無他意而至千有六百餘言何其繁也其父子之性相反如此信乎堯朱之善惡異也 唐令狐楚登白樓賦 集古錄

去一月多故不常在故屢辱吾子之至皆不覯昨又垂示東岡記等數篇不惟其辭彩奧大不宜爲冗慢無勢

者所窺見且又厚紙謹字如貢大諸侯卿士及前達有文章積學者何其禮甚厚而所與之甚下耶　與陶進士書

李義山文集

皮日休稱其賦雕金篆玉牢奇籠怪百鍛爲字千煉成句眞佳作也　劉言史　唐才子傳

陳象袁州新喻人也少爲縣吏一旦憤激爲文有西漢風骨著賢子十篇　摭言

唐劉蛻文冢銘自評其文粲如星光如貝氣如蛟宮之水此喻最妙文冢在今潼川州于康熙壬子曾過之爲

賦一詩唐末古文並稱樵蛻蛻文泉子子所手錄然不逮樵遠甚樵之文在大中時唯杜牧可稱勍敵蠶尾續文

范陽盧獻卿大中中舉進士詞藻爲同流所推作愍征賦數千言時人以爲庾子山哀江南之亞今諫議大夫司空圖爲注之本事詩

夫垂象著文炳靈叶爽擅流宗于筆海則時仰龜龍駭摛藻於天庭則國資雲雨至若金羈角勢錦字爭姸兼吞兩漢之雄迴跨風騷之域宏材獨振何代無奇愍征則會昌中進士盧獻卿著明所作華胄閒生冠五百年

高視靈璣在握照十二乘非珍馭縱壑以濤驚玻驅嶮而電軼愬超言象特映古今而妒阻揚娥妖輕笑鳳惜歲華之易晚嗟桂魄之儆期舊國蟬催縈盈別怨芳時雁度浩蕩羈愁想去郢以抽毫悵征秦而寓旨鏘洋在聽梗概可陳觀其才情之旖旎也有若霞陣疊鮮金縷晴天鴛塘匣碧天容曙折濃豔思芳瓊樓詫粧烟霏晚媚鮫綃拂翠其雅調之淸越也有若縹緲鸞鴻翩翩媥空瑤簧凄戾霧蹔玲瓏幽人嘯月雜佩敲風其道逸之壯麗也則若雲鵬迥舉勢陷天宇鼇抃滄溟蓬瀛倒舞

百戰交鋒雄稜一鼓其寓詞之哀怨也復若血凝蜀魄猿斷巫峯咽水警夜寃鬱霧空目魄慘淡鬼哭荒叢其變態之無窮也則若月弔邊秋旅恨悠悠湘南地古濤輝處處花映秦人玉洞扃春澄流練直淼然自極斯蓋緣情紛狀觸興冥搜迴景物之盛衰制人臣之哀樂窮微盡美闕古排今自體變江南氣淩鄴下莫分工拙詎可抑揚競耘寂以搜奇則思榮飛動徒牽膚而綴學則格滯沈埋唯彼遨能是稱入巧泛鋪輕綺弄縱闕雅律之未裁八音叶暢類非烟之不染五色相鮮闕絕於長

薤淮芳鎮留於千古況恩通家著分總角忘年衆中則
韻仰神仙席上則價饒鸚鵡破琴傷逝無復知音夢筆
摛祥頻驚借彩佇談交之可作嘆寶鍔之徒懸猶幸斯
文備存遺跡闕符增感涕下何從昔兩漢辨騷方聞注
釋三都待引郎扣賢豪寄測妙以騰裦屬當仁於命祉
豈伊孤陋合遽討論將研旨遠之機已盡汲深之力附
修名而不朽豈璅甍以多慙粗折指歸難酬顧遇衍微
明於合璧致譏爭夾洞飾奏於璇宫稱期攀鬻注愍征賦述
司空表聖文集

武宣之間籍顯地者雖無如梁韓數公以雅實自任而能振拔後進然士大夫宴遊之倦猶或時道文學以佽助執事者而盧君倘以讒擯致憤於累千百言亦猶虎之餌毒蛟之飲鏃其作也雖震邱林鼓溟澥不能決其咆怒之氣且科貢之設是多得於彼而少喪於此侈其虛而歉其實彼或充然自喜而又以拱默相持曾不知日月沒於晷刻之間蠅翔而螢腐耳然則著明幸於弃默而能以慭征爭劾於千載之下吾知彼之作者有嘔血不能逮之者矣其所得何如於彼哉且上至聖哲下

至豪特之士得於文學者多矣豈以一靈運之狂而可沮辱天下之奇偉哉況面牆而悖謬者何翅於此耶愚前述雖已悉道其遒壯悽豔矣而終不能掩其方外之致以是擲筆狂吗寄之他生又嘗著濯纓引以雪詞人之憤其旨亦屬於盧君且凡稟精爽之氣是或有智謀超出羣輩一旦憤抑肆其筆舌亦猶武人逞怒於鋒刃也俾其無所控告驅於讐敵必貽國家之患矣然則據權而蔽善者得不常以此危慮哉注懸征賦後述

司空表聖

司空圖字表聖避亂居王官谷胡致堂評其清節高致爲晚唐第一流人物信矣余嘗愛其論詩云陳杜濫觴之餘沈宋始興之後傑出於江甯宏思於李杜極矣右丞公抑又其次元白力勍而氣孱乃都市豪估耳劉公夢得楊公巨源亦各有勝會浪仙東野劉得仁時得佳致亦足滌煩又曰王右丞韋蘇州澄澹精緻格在其中豈妨於遒舉哉賈浪仙誠有警句觀其全篇意思殊餒大抵附於寒澀方可致才亦爲體之不備也其論皆是而推尊右丞蘇州尤見卓識宜其一鳴於晚唐也其文

集罕傳余家有之特標其論詩一節又有韻語云知非詩詩未爲奇奇研昏練爽戞魄淒肌神而不知知而難狀揮之八埏卷之萬象河渾沇清放恣縱橫濤怒霆蹴掀鼇斷鯨鑱空擢壁崢冰擲戟鼓煦呵春霞溶露滴鄰女自嬉補袖而舞絲色屢空續以麻絢鼠革丁丁焮之則穴蟻聚汲汲積而潰凸上有日星下有風雅歷詆自是非吾心也其目曰詩賦首句言自知非詩乃是詩也謂未爲奇乃是奇也句法亦險怪墐戶錄

鴻堺謹案韻語一篇楊愼目爲詩賦直是別本題爲

、詩賦贊又此賦首二語句法奇峭信如楊愼所云乃
別本作知道非詩詩末爲奇皆誤
唐司空圖春愁賦云林幽鶯弔院古苔薪眼前景口頭話一經組織字字穎妙讀之若旦晚脫筆硯者晚唐諸名家若司空表聖陸魯望吳子華大致以新穎爲宗而詞必已出面目各不相似宋人所尚者淸便流轉好用現成語乏鍛鍊刻琢之功欲與雷同畦町不化所以不逮唐人也賦話
閔生賦賦也亦用此義蓋纔有古義便與後代體不同

夢歸賦賦也中含諷與怨意其有得於變風之餘者中間意思全是就離騷中脫出古賦辨體

別知賦賦也其中山嗷嗷以相軋四句殊覺自在方是賦家語有比興之義存焉宋王介甫書山石辭有云水泠泠而北出山靡靡以旁圍欲窮源而不得竟悵望以忘歸談者尚之以為非今人言辭其妙意雖在後二句然前二句亦雅淡正與此賦四語相似古賦辨體

陳嶠謁安陸鄭郎中誠三年方一見誠從容謂嶠曰識

閔廷言石嶠曰偶未知聞誠曰不妨與之還往其人文似西漢摭言

唐末鳳翔判官王超推奉李茂貞挾曹馬之勢牋奏文檄恣意翱翔王蜀先主初下成都馮涓節制判掌其奏牋歲久轉厭以掌記辟韋莊郎中於權變之間未甚愜旨閬州人王保晦有文才而無體式然其切露直致易爲曉悟加以鳳翔用王超牋奏超以一本舊族思偶風雲每遇飛章言僞而辯蜀先主愛之以二王書題表藁示長樂公公乃致書遜謝倍加贊賞其要曰有眼未見

有耳未聞蓋譏其阻兵恃強失事君去就王超後爲興元留後遇害有鳳鳴集三十卷行於世後又有名石欽若者體效其筆爲劉知後判官隨軒降蜀不能謙退遠害賓主爭露鋒穎竟同誅之閱其緘題表章行行然宜其見忌而取禍也北夢鎖言

二十六日與統紆同遊頭陁寺殿後有南齊王簡棲碑唐開元六年建蘇州刺史張庭珪溫玉書韓熙載撰碑陰徐鍇題額最後云唐歲在己巳武昌軍節度觀察留後知軍州事楊守忠重立前鄂州唐年縣主簿祕書省

正字韓𨓜書碑陰云乃命猶子𨓜正其舊本而刊寫之以是知𨓜爲熙載兄弟之子也碑字前後一手又作温字不全蓋南唐尊徐温爲義祖而避其名則此碑蓋重書也碑陰又云皇上鼎新文物教被華夷如來妙音悉已徧窮百代文章罔不備舉故是寺之碑不言而興按此碑立於己巳歲當皇朝之開寶二年南唐危蹙日甚距其亡六年爾熙載大臣不以覆亡爲懼方且言其主鼎新文物教被華夷固已可怪又以窮佛旨舉遺文及興是碑爲盛誇誕妄謬眞可爲後世發笑簡棲爲此

碑駢麗卑弱初無過人世徒以載於文選故貴之耳自漢魏之間駸駸爲此體極於齊梁而唐尤貴之天下之律至韓吏部柳柳州大變文格學者翕然慕從然駢麗之作終亦不衰故熙載錯號江左辭宗而拳拳於簡棲之碑如此入蜀記

庾傳昌文才敏贍傷於冗雜官舍人時詣謁宰相張格不時見傳昌怨歸草啟事約數千字投於謁者而去他日格謂朝士曰庾舍人見示長牋不可多得然曾聞其草角觝牒詞動乃數幅蓋譏其無體要之用也時又有中書舍

人庾樸誥命塡委皆有典則人服其敏　十國春秋

舊續聞云後唐進士謁前輩各投所業一卷至兩卷但於詩賦古調中取其最精者行兩卷號曰雙行已謂多矣桑魏公維翰只行五賦李相愚只行五首詩便取大名裴說補闕只行五言十九首至來秋復行舊卷今投贄詩文以多多爲善者乃𤢖駱駝也池北偶談

全唐文紀事卷七十一終

全唐文紀事卷七十二

原任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 實錄館提調 武英殿協修陳鴻墀纂

訓釋一

趙壹傳昭其縣遲按肅宗詔思遲直士遲去聲言遲待也通雅

魏鄭公砥柱銘挂冠莫顧過門不息淮南子云禹之趨時冠挂而不顧履遺而不取鹽鐵論云簪墮不掇冠挂不顧困學紀聞

王勃作滕王閣序中間有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

天一色之句世率以爲警聯然而落霞者乃飛蛾也卽非雲霞之霞土人呼爲霞蛾至若鶩者乃野鴨也野鴨飛逐蛾蟲而欲食之故也所以齊飛若雲霞則不能飛也見吳獬事始螢雪叢說

滕王閣序蘭亭已矣梓澤邱墟梓澤石季倫別墅也又山亭序云茂林脩竹王右軍山陰之蘭亭流水長堤石季倫河陽之梓澤丹鉛總錄

王勃採蓮賦鱗霸喧兮鷁首移吳旦生曰鷁水鳥能厭水神故畫於舟首方言或謂之艗艏郭璞解云今江東

畫人船前作青雀是其像也集韻云鷁首天子船也淮南子云龍舟鷁首浮吹以虞此遊於水也陸機詩龍州浮鷁首蓋用此語司馬相如賦浮文鷁謝朓賦弭蘭鷁今江濤又張協乘鷁舟爲水嬉歷代詩話

王勃七夕賦掩青琴而獨進淩絳樹而輕迴吳旦生曰楊升菴以青琴對絳樹謂皆美人不知唐人早入賦中矣司馬相如上林賦若夫青琴宓妃之徒絶殊離俗注云青琴古神女也抱朴子南威青琴姣冶之極而必俟盛飾以增麗容志奇云絳樹一聲能歌兩曲二人細聽

各聞一曲一字不亂人疑其一聲在鼻竟不測其何術

魏文帝答繁欽書云今之妙舞莫巧於絳樹清歌莫激於宋臈徐陵雜曲云碧玉宮妓自翩妍絳樹新聲自可憐歷代詩話

王勃春思賦斂態調歌扇迴身正舞衣吳旦生曰洪武間楊孟載早春詩近水欲迷歌扇綠隔花偏襯舞衣紅詩話以爲舞衣歌扇不脫元詩氣習然見李義甫詩鏤月爲歌扇裁雲作舞衣劉希夷詩池月憐歌扇山雲愛舞衣儲光羲詩吹竹留歌扇蓮香入舞衣老杜亦云江

淸歌扇底野曠舞衣前則唐人已用之余觀子安賦則唐初已作此語且考子安之前陳陰鏗詩鶯啼歌扇後花落舞衫前李元操紅樹搖歌扇綠珠飄舞衣徐陵雜曲云舞衫迴袖勝春風歌扇當窗似秋月北齊蕭放詩歌還團扇後舞出妓行前周庾信詩綠珠歌扇薄飛燕舞衫長則此語之起已久矣歷代詩話

楊盈川隰川令誌云代恭王之子鄖客爲侯周益公刊文苑英華校正以爲楚元王子鄖客爲侯今云代恭之子未詳愚按漢書王子侯表土軍侯鄖客代共王子此

盈川所用也 困學紀聞

古樂府清溪小姑曲云開門白水側近橋梁小姑所居獨處無郎唐李義山詩神女生涯元是夢小姑居處本無郎小姑蔣子文第三妹也楊炯少姨廟碑云虞帝二妃湘水之波瀾未歇蔣侯三妹青溪之軌跡可尋 丹鉛總錄

炯序勃文集云薛令言朝右文宗託末契而推一變盧照鄰人間才傑覽淸規而輟九知所謂九知者蓋用漢書九變復貫知言之選之語也 丹鉛雜錄

楊炯浮漚賦細而察之若美人臨鏡開寶匳大而望也

若馮夷剖蚌列明珠吳旦生曰馮夷剖蚌唐賦多用之而於浮漚較切金陵志云陳後主汎舟於河忽遇雨浮漚生宮人指浮漚曰滿河珍珠因名其河爲珍珠河唐闕史載任處士云漚珠槿豔不必多懷亦用此也賦中又云其生兮若浮其居兮若旅雲銷雨霽寂無處所此金剛經所謂泡影也左九嬪涪漚賦亡不長消存不久寄其成不欲難其敗亦以易也蘇子瞻作太白像贊云天人幾何同一漚金人趙熇臣詩況復秦宮與漢闕飄然聚散風中漚

中黃之義見於載籍者不一曹植寶刀賦鑒以中黃之壤謂中州黃土也楊炯少室山銘有中黃之素女對云西華之紫妃則亦指其所居之山也湛園札記

駱賓王云類同心異者龍蹲歸而宋樹伐質殊聲合者魚形出而吳石鳴龍蹲謂孔子春秋演孔圖孔子坐如蹲龍立如牽牛困學紀聞

駱賓王代李敬業檄斥武后云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一抔字正用前漢書張釋之所謂盜長陵一抔土事據注步侯切乃裒字今人不曉者讀爲杯盞之杯

僕觀歐陽行周集有或掬一杯土焉或翦一枝材焉劉禹錫詩血污城西一杯土歐陽詢藝文類聚於杯門編入長陵一抔土事是知明以抔字爲杯盞字用矣僕又考之古詞中有以酒杯字作抔土字押者如隴西行是也因知古人嘗以此二字通用野客叢書

前漢張釋之傳云假如愚民取長陵一抔土而陛下何以加其法乎顏注云抔音步侯切謂以手掬之也其字從手不忍言毀撤故止云取土耳今學者讀爲杯勺之杯非也杯非應盛土之器也郭氏佩觿論杯抔二字云

杯弃夾切杯勺也抔杯步侯切手掬也亦古文裒字駱賓王爲徐敬業檄武后云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正用漢史語藝苑雌黃

駱賓王蕩子從軍賦云花有情而獨笑鳥無事而恆啼吳旦生曰韓子蒼謂丁晉公海外詩草解忘憂憂底事花名含笑笑何人世以爲工及讀東坡詩花非識面常含笑鳥不識名時自呼便覺才力相去如天淵余謂識面不識面猶有人之見者存也還不如獨笑爲幽庾信小園賦草無忘憂之意花無長樂之心鳥何事而逐酒

爲何情而聽琴說到花鳥忘機處更深皇甫百泉云賓王蕩子從軍賦賦中之詩淵明歸去來辭辭中之賦

元宗貞順皇后武氏初妃專寵封所生母楊鄭國夫人弟忠國子祭酒信祕書監將遂立皇后御史潘好禮上疏曰禮父母讐不共天春秋子不復讐不子也陛下欲以武氏爲后何以見天下士妃再從叔三思也從父延秀也皆干紀亂常天下共疾夫惡木垂蔭志士不息盜泉飛溢廉夫不飲匹夫匹婦況天子乎願愼擇華族稱

神祇之心薨年四十餘贈皇后蓋用公羊傳隱公十有一年冬十有一月公薨何以不書葬隱之也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子沈子曰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讐非子也葬生者之事也春秋賊不討不書葬以爲不繫乎臣子也　芥隱筆記

宋璟梅花賦步前除以彳亍倚藜杖於牆陰吳旦生曰說文彳小步也象人脛三屬相連也元包云趾彳於上音赤下音畜潘安仁射雉賦彳亍中輟馥焉中鏑銳注云彳亍行貌爰注云止貌張平子舞賦蹇兮欲往彳亍中輟楊廉夫懷延陵賦遵閶門以彳亍王元章詩老鶴彳亍如人行又皮襲美謂宋廣平鐵腸石心而梅花賦

得徐庾體殊不類其爲人然無刻本世亦罕傳宋史盧長以不得見爲惜元鮮于伯機得國子監寫本書之以贈莊恭甫隆慶間田子藝得此書特爲刊出歷代詩話

帝乙歸妹子夏傳謂湯之歸妹也張說鄎國公主銘亦云帝唐降女天乙歸妹困學紀聞

張說西岳碑云西岳太華山者當少陰用事萬物生華故曰華山如此則與吾濟華不注山同音義故華山有平去二讀居易錄

蘇許公制右掖司言佇光於五字常袞表五字非工張

南史詩唯有五字表魏志司馬景王命中書令虞松作表再呈輒不可意中書侍郎鍾會取視爲定五字松悅服西掖用五字本於此困學紀聞

唐元宗始以隸楷易尙書古文今儒者不識古文自唐開元始予見蘇頲撰朝覲壇頌有乩虞氏字館閣校讐官輒點乩字側云疑不知乩卽稽字筆記

李嶠內制集鏘金鳴玉坐槃枯株擊冰摶風顧慙腹背蘇頲表翳駘獲薦於九方腹背可儔於六翮又云坐擁股肱之任顧慙腹背之毛腹背事見韓詩外傳譚苑醍醐

唐宋務光諫疏云比見坊邑相率爲渾脫隊駿馬䩮服名曰蘇莫遮渾脫隊卽所謂公孫大娘渾脫舞也蘇莫遮係幘今曲名有之丹鉛餘錄

上官儀冊周王文識表魏舟之象詞掩漢臺之駕上句用曹蒼舒事下句用柏梁臺詩梁王曰驂駕駟馬從梁來或以駕爲卦引沛獻王占雨事非也困學紀聞

筆談曰西戎用竿卜謂之跋焦卜師謂之厮乩智按說文引書七卟疑集韻或作乩通作稽今稗海注乩音必定反非也緯略宋祁言蘇頲頌曰有乩虞氏不識乩字

後得楊備古文尚書釋文乃知爲稽字此開元以楷易古文之失也通雅

左思蜀都賦云邛竹緣嶺菌桂臨崖旁挺龍目側生荔枝故張九齡賦荔枝云雖觀上國之光而被側生之誚老杜亦云側生野岸及江浦不熟丹宮滿玉壺雲壑布衣駘背死勞生害物翠眉須也涪翁雜記

吾第四弟倘韋君字靈長翰墨廁張王文章凌班馬詞藻雄贍草隸精深平生著碑誌詩篇賦頌章表凡十餘萬言較其巨麗者有天寶所獻大同賦三殿蹴踘賦以

諷興諫諍爲宗以匡君救時爲本帝乃咨爾可編簇書
中使王人縈曜戚里龍章鳳篆寵錫儒門及乎晚年又
著述書賦總七千六百四十言精窮旨要詳辨祕義無
深不討無細不聞徵五典三墳九邱八索詩騷禮易文
選詞林猶不盡所知故別結語立言曲中幽奧一字一
句數義旁通倘韡君學究天人才通詁訓註解分析皆
憑史傳注有未盡在此例中意有未窮出此格上凡古
今時哲正文呼字尊貴長老各言其親或取便引官或
因言稱爵句則兩字三字五言四言而於其以之間或

六或八攺時革命之際舉一相從慮學者致疑仍施朱
點發此則語之理例別有字格存焉凡一百二十言并
注二百四十句且襃且貶還同謚法披文感切撫巳心
摧手跡宛然如向來之放筆天才卓爾成千載之分襟
考義銘心言矣在目一枝先折痛貫肝腸兩眼先枯哀
纏骨髓 寶蒙題述書賦語例字格後 法書要錄

右李白酒樓記唐沈光撰元楊桓書王阮亭蜀道驛程
後記云濟甯太白酒樓有唐人沈光記大篆碑官庖借
以爲壁烟黔苔蝕僅餘數行可辨今此本完好但鈌一

字不至不可辨也栢字武子官至國子司業著六書統六書溯源書學正韻數十卷其精於小學可知碑云爽人晶魂卽精魂也悲憤酣哥卽酣歌也易林陽晶隱伏後漢書西域傳大秦國宮室以水精爲柱李白詩下却水精簾晶精古通說文哥聲也廣韻哥古歌字沈約宋書凡歌字皆用哥梁張纘南征賦下太乙之靈旗撫安哥以會儛陳世祖紀樸棫載哥由庚在詠皆然今人以哥爲兄稱罕知其本矣唐李翰林酒樓記　金石存

王介甫千枝孫嶧陽萬本母淇澳孫枝取杜子美賦桐

華未吐孫枝之鸞鳳相鮮此未害如母淇澳稍牽强李注云世俗謂慈竹爲子母竹鶴山筆錄

杜甫朝獻太清宮賦佐神光而谺閜羅詭異以戢孴吳且生曰閜許下切大開也大裂也司馬相如上林賦谽呀豁閜卽此義今五臣本改閜作閞則失之矣孴立擬盛魏王延壽魯靈光殿賦芝栭欑羅以戢孴注云戢孴聚貌或作孨集韻羊入切木華海賦頌瀾渫涾注云渫涾沸聲歷代詩話

李華含元殿賦揭金雞於太清炫晨光於正色慶忻之

聲不踰辰而霸四域吳旦生曰海中星占云天雞星動爲有赦蓋王者以天雞爲度隋書刑法志云北齊赦日令武庫設金雞皮鼓於閶門右撾鼓千聲宣赦建金雞唐百官志云赦日立金雞於仗汝南有雞黃金飾首銜絳幡承以綵盤維以絳繩五坊小兒得雞者官以錢贖之或取絳幡而已按李庾西都賦建金雞於仗內聳脩竿而揭起王建宮詞云樓前立仗看宣赦萬歲聲長再拜齊日照綵盤高百尺飛仙爭上取金雞蓋道有唐之典制也　楊公談苑云起於西京蓋西主兌兌爲澤雞

者異之神異爲號合合是二物制其形揭爲長竿使衆人觀之歷代詩話

文云下土得瀧上腴成賦說文無瀧字蓋用楚辭后土何時而得瀧語又云僅逾强仕以講陰堂後漢書周磐夢見先師東里先生與講於陰堂之奧既而長歎其月無病忽終記蓋用此事也李季卿續三墳記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浯溪者近山石𥕢也噴薄有聲流出江中臨江石崖數壁巉高尋丈中興頌在最大一壁碑之上餘石無幾所

謂石崖天齊者說者謂或是天然整齊之義大唐中興頌

范成大驂鸞錄

鴻墀謹案頌云湘江東西中直浯溪石崖天齊蓋每句用韻而以三句爲一韻宋蘇黃間效其體

唐中興頌云復復指期或云以復兩京故曰復復非也此兩字出漢書今按匡衡傳云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注云下復扶目反又何武爲九卿時奏言宜置三公官又與翟方進共奏罷刺史更置甘州牧後皆復復故注云依其舊也下復扶目反蓋上音服下音福謂復如

故也唐中興頌宜亦如此讀之嬾眞子

宋馬永卿曰中興頌云復復指期此兩字出漢書匡衡傳云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注云下復扶目反又何武爲九卿時奏言宜置三公官又與翟方進共奏罷刺史更置州牧後皆復復故注云依其舊也下復扶目反

大唐中興頌 金石文字記

永泰中大理評事孫廣著嘯旨一篇云其氣激於喉中而濁謂之言激於舌端而淸謂之嘯按詩箋云嘯蹙舌出聲也成公綏嘯賦云動脣有曲發口成音而今之嘯

若開口卷舌略無蹙舌之法孫氏云激於舌非動唇之謂也（唐語林）

大歷十四年澤州刺史李鷃上慶雲圖詔曰卿雲靈芝之怪草異木何益於人史炤釋文曰卿如字文選卿雲糾縵河漢謂司馬長卿楊子雲也後言瑞者以卿雲爲慶雲皆取糾縵河漢之意（海陵本費本同）余謂史炤繆矣古者卿慶同音班固白雉詩永延長兮膺天慶叶韻音卿是也卿雲即慶雲（通鑑釋文辨誤）

況既濟上選舉議曰責於侍郎則曰量書判資考而授

之不保其往也史炤釋文以量書爲句斷註曰尚書掌七品以上選侍郎掌八品以上選皆有銓量之書所以敘其資地而進退之也（費本同）余觀沈既濟之議其上文曰考校之法在書判簿歷言詞俯仰而已是書判也非銓量之書也又曰量資積考非勞也是資考也非資地也（通鑑釋文辨誤）

陸贄上奏曰以逆泚之偷居上國懷光之竊保中畿史炤釋文曰天子千里地以遠近言之則言畿當天下之中故謂之中畿余按陸贄所謂懷光竊保中畿謂懷光

竊保河中也元宗開元八年以河中爲中都河東河西爲次赤縣餘縣皆爲次畿縣懷光據河中諸縣皆爲所有故言中畿通鑑釋文辨誤

陸贄關中事狀倘有賊臣蹈竅注音萃塞外道也此字別無所本撤與篠竅何爲用奇字必當時語也古文倘書作竅三苗說文竅塞也虞書曰竅三苗粗最切則是竄字亦音萃乎說文穴部復有竄字七亂切此何解乎蓋因俗文而附入之耳通雅

鐘簴不移史炤釋文曰簴音具余按經典釋文及諸字

書籟音巨無音貝者此又蜀人土音之訛通鑑釋文辨誤

鴻墀謹案鐘簴不移廟貌如故乃于公異上德宗露

布文

唐呂温作由鹿賦曰由此鹿以致彼鹿故曰由鹿予家說文曰率鳥者繫生鳥以來之名𠿖𠿖音由呂得其意而不知說文有此𠿖字也筆記

余丙子再使蜀於綿州見羣鹿賦詩云繞郭涪江碧玉流一川豐草鹿呦呦遠遊忽憶楊岐語爭似渠儂得自由蓋用楊岐方會禪師語也余兒啟涑和之用唐呂溫

由鹿賦由此鹿以致彼鹿故曰由鹿余深賞其確切能押險韻又按宋景文云率鳥者鷟生鳥以來之曰圝呂蓋得其意而不知說文有此圝字也漁洋詩話

呂溫贊狄仁傑曰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淮南子天文訓第三日日出於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晨明至於悲谷是爲晡時至於虞淵是謂黃昏溫蓋言仁傑復辟如取夜日而復諸晨朝也演繁露續集

呂溫地志圖序粉散百川黛凝羣山亦如今地理圖黃爲川紅爲路青爲山也丹鉛總錄

其土田土人　補曰碑總下滅一字義不可知其字漫
黑唐諱世爲代諱民爲人此諱民而不諱世不知何謂

絳守居園池記注

將爲守說致平理與　漢宣帝云庶民所以無歎息愁
恨之聲者政平訟理

益侈心耗物害時與　增其淫侈之心耗盡其物仍韓
魏之剝剖以害時與二句不定之詞

子午梁貫亭曰徊漣　子北地午南地爲二橋貫徊漣
亭北者謂之通仙橋南者謂之采蓮橋　正曰爲梁貫

南北二名中有亭曰徊漣撥咸平中孫沖序云亭池渠堤故處多徙移諸亭異於樊文且多皆非當時所名今通仙采蓮又孫序所無疑又後來名之者

有柏蒼官青士　補曰蒼官青士指松柏據注云爾不知樊意正如此後來王介甫之用蒼官楊廷秀之用青士皆出於此也

文文章章　言照見似蛟龍黿鼉之文章也　正曰注照見似三字誤自南楯檻以下言臨池之景蛟龍黿鼉言池中之物注以楯檻雕刻言故咸言似下句誤同

風日燈火之　正曰風日爲燈火也此句妙以上俱繹守居園池記注

荊公爲外祖母墓表云女婦居不識廳屏笑言不聞鄰里是職然也唐岐陽公主不識刺史廳屏見杜牧之文薛巽妻崔氏言笑不聞於鄰見柳子厚文荊公爲文字字不苟如此讀者不知其用事困學紀聞

韓文公曹王皐碑云王親教之搏力句卒嬴越之法考異謂秦紀越語世家皆無搏力句卒之文愚按左傳哀公十七年三月越子爲左右句卒注云鉤伍相著別爲

左右屯此卽謂句卒也搏力必秦法未見所出新唐書
作團困學紀聞
鴻堺謹案閻若璩云商子農戰篇凡治國者患民之
散不可搏也是以聖人作壹摶之又曰摶民力以待
外事然後患可以去而王可致故明君脩政作壹去
無用止浮學事淫民壹之農然後國家可富而民力
可摶也摶力出此

原道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蓋用佛書三聖弟子
之說謂老子仲尼顏子也緯文瑣語云困學紀聞

送窮文小黠大癡按張敏集奇士劉披賦古語有之小癡爲大黠小黠爲大癡困學紀聞

韓文公送何堅序云何與韓同姓爲近嘗疑其說無所從出後讀史記周本紀應劭曰氏姓注云以何姓爲韓後鄧名世姓氏書辯證云何氏出自姬姓食采韓原爲韓氏韓王建爲秦所滅子孫散居陳楚江淮閒以韓爲何隨聲變爲何氏容齋三筆

韓退之爲文章不肯蹈襲前人一言一句故其言曰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獨粉白黛綠四字似有所

因列子周穆王築中天之臺簡鄭衞之處子娥媌靡曼者粉白黛黑以滿之戰國策張儀謂楚王曰鄭周之女粉白黛黑立於衢閭見者以爲神屈原大招粉白黛黑施芳澤只司馬相如靚莊刻飾郭璞曰粉白黛黑也淮南子毛嬙西施施芳澤正娥眉設笄珥衣阿錫粉白黛黑笑目流眺韓公以黑爲綠其旨則同容齋四筆

匡衡傳諸儒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愚謂來字漢書雖無音義當以釐音讀之蓋經已有明證左傳宣二年城者謳華元曰于思于思棄甲復來音義曰

來力知切以協上韻是以來爲釐音也又詩終風曰莫往莫來悠悠我思音義云古協思韻多音梨他皆放此謂放此者如詩云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又雞棲於塒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又靑靑子珮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甯不來此並是協思韻者所謂他皆放此則皆梨音也是以劉向傳引周頌來牟直作釐麰蓋可見矣史記貨殖傳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攘攘皆爲利往又文選屈平九歌云乘赤豹兮從文貍辛夷車兮結桂旗被石蘭兮帶杜

蘅折芳馨兮遺所思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難兮獨後來漢柏梁詩平理請讞決嫌疑修飾輿馬待駕來郡國吏功差次之韓文平淮西碑云旣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所謂來字皆當依左傳毛詩音義讀之無疑 考古質疑

退之馬跡研銘云天馬有靈迹在於石漢武紀獲汗血馬注踏石汗血一日千里踏石有迹以言蹄之堅有力 猗覺寮雜記

淡菜貝中海錯之美韓退之孔戣墓志曰淡菜蚶蛤之

屬李長吉詩云淡菜生寒日以天色極寒方出元微之論海錯亦云淡菜海蚶之屬猗覺寮雜記

退之序云擕被入直三省丁甯顧婢子語刺刺不能休有好奇者云讀如吾日三省之省且以三省丁寧爲句又謂唐無三省之名是謂之考也六典旣修以來侍中中書令尚書令謂之三省長官唐言三省處甚多且如陸扆傳三省得宰相有光署錢是也張籍寄白舍人云三省比年名望重李頎綴歌云三省官寮揖者希見文粹若不言三省不知入直何所擕被入直何用日三省

爲既云日三省不知丁甯者爲何人皆妄鑿也猗覺寮雜記

全唐文紀事卷七十二終